

人生最佳是小满

□王永清

小满，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。此时，草木开始繁茂，蔷薇、牡丹花、三色堇、芍药花竞相开放，一切皆是那么美好。有一首词这样描写小满：“人夏迎来小满，林中小鸟欣欣。池莲青翠柳含烟。垄间麦穗饱，院里石榴妍。”短短几句，将小满的朝气蓬勃，仪态万方的动人姿态画卷一般铺展开来。

古人说小满的由来，“斗指甲为小满，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，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，故名也。”小满而未满，预示着饱满但又未到顶峰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。你看，冬有白雪大雪，小寒大寒，夏有小暑大暑，而小满过后，并没有大满这个节气，而是芒种。古人是智慧的，认为凡事太满了不好，弓满则折，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，人满则损。事物发展到鼎盛的时候，就要走下坡路，这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常规。

小满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节气。此时，天气无寒无暑，雨水逐渐丰盈，麦粒开始灌

浆，榴花照眼，鸟鸣清亮……万类竞绿，欣欣向荣，生命演绎出蓬勃生机。也正如人生，精力旺盛，意气风发，心中有未来的期许，脚下有前进的动力。不畏艰难险阻，总想去闯荡，去体验，求新求好，不断进步。弄潮儿向潮头立，拼搏奋斗正当时。

小满是一个充满传统智慧的节气。一切都在厚积薄发，带着喜悦与轻盈，充满夏日风情，又蕴含人生哲理。人生凡事都不能大满，满则招致损失。但人生又不能不满，不满便是一种遗憾。《菜根谭》里说：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，此中大有佳趣。”小满，满而不盈，是国画里的留白，留有余地，收放自如。小满，不急不缓，又节节上升，让人心中有憧憬，眼里有希望。

当然，季节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满，但人生，却可以尽力保持在“小满”的境界。因为小满对于人来说是一种知足、节制。古人云：“君子宁居无不满，宁处缺不处完。”被

称为“千古第一完人”的曾国藩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“小满”，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都写了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。连他的书房，都取名为“求缺斋”。

小满不是自满，不是固步自封，裹足不前，而是一种含苞待放的人生状态，满满的从容和美好。有小小的喜欢，有小小的期盼和憧憬，有一些小小的进步，能静静地享受每一寸时光的恬静和安然。这样的人生犹如在山腰，仰可揽峰巅雄奇，俯能拾山麓灵秀。而到了顶峰，难免高处不胜寒。若需求太多，必会有所失，而一旦跌落，则会遗憾终身。

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这是诗人翁卷笔下的小满。如诗如画的初夏美景跃然纸上，给小满的味道里增添了几分清静和淡然。而人生亦如此，小满里有欢喜，有忙碌，有追求，刚刚好……

渔家傲·登右卫城楼

□师红儒

千里云烟万里山，幽清映眼草花繁。城阙风高天亦远。曾历遍，边声劫火黄沙乱。

凭眺长歌骋目宽，当年豪气未阑珊。苍郁尘寰光景换。人正健，宜栖吟梦芳林畔。

夏初临·题扇

□李桃

修竹精雕，罗纨细剪，用心造就圆方。淡墨轻描，幽兰锦字清香。尽情点染时光。赚风流，余味悠长。美人遮面，文人怀袖，韵满书床。

簪芜扑蝶，率性开怀，板桥题画，高义流芳。班姬冷殿，悲歌篋笥深藏。舒卷乘时，动含风，总感炎凉。本寻常，偏惹无限意，漫说神伤。

家乡新貌

□张志爱

曾经茅草土胚房，今盖琉璃来化妆。出入轿车千里近，起居民宅万年长。回廊壁画怡人景，绿野成金瓜果香。致富脱贫无限好，图书街舞客观光。

贺神州十六发射成功

□闫关山

神州十六唱高风，展翅鲲鹏耀宇东。沥血呕心时境变，穿云破雾陆天通。千秋画卷乾坤绿，一脉江山社稷红。举国同欢随兔舞，追星揽月醉葵蓬。

又见右玉

□王晶

右卫古城巍峨壮观，雄立在幽深的林海中间。辽阔的城垣在葱郁中隐现，古朴、宁静。

一砖一瓦古香古色，斑驳的城墙，无声地吸纳岁月的寒凉，隐隐透露着一股威严，尽显着古典的美。高耸坚固浑厚的城墙，以厚重与完美，书写着坚不可摧。

城墙上载着盛世之辉煌，诉说着曾经的繁华。厚厚的壁垒高耸在历史的时空，安然如山，深沉敦实。足以见证出它的王气和霸道。经过了物换星移岁月变迁，给人一种光阴倒流的感觉。

夜晚的古城墙上下彩灯闪烁，流光溢彩。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，与河水波光映照。蓬勃熠耀光彩，散发着一股古老沧桑之大美。

童年是一幅画

□张秀梅

童年是一幅画，六一儿童节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曾经妈妈会在这天煮熟两个鸡蛋，分别塞进我和哥哥的口袋。看着哥哥兴奋地跑远的背影，我犹豫着把鸡蛋送回妈妈空空的手里。那时妈妈会温柔地把我搂在怀里，轻柔地把鸡蛋剥开，似乎在剥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然后再一块一块送进我嘴里。又一个六一儿童节到了，这记忆里的珍珠又一次明亮起来，并在我心里造了一艘船和渡口。



洋江公园五孔桥 李日明 摄

帮母亲剪脚趾甲

□史慧清

“过来，帮我剪一下脚趾甲！”母亲泡完脚喊我，那时我正陶醉在电视剧的情节中不可自拔。母亲很少让我帮忙给她做什么，听到她喊我，我反倒觉得有些意外。

泡完脚的母亲照例会躺在沙发上歇会，这是个炎热的夜晚，母亲的蓝底小碎花棉裤，在灯下愈发醒目。她的裤脚有些发白，我不知道这条棉裤伴随了她多少年，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大夏天她都脱不下棉裤，也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帮她剪脚趾甲。甚至她的脚具体长什么样子，我都不太注意。

我从电视剧中抽回神来，起身从盒子里取出指甲剪，坐在母亲身边。第一次仔细端详母亲的脚，那是一双不大的脚，脚身不胖，还显瘦削，和母亲稍显肥胖的身子形成反差。最令人触目是两只脚的大拇指与食指脚趾都已经变形，食指紧紧压在大拇指上边。

脚趾刚变形的时候，母亲刚50岁出头。老家盖房扎地基，母亲每日奔波，脚趾开始变形，就医后无果母亲便不再理会，结果两只脚都变了样。于是母亲不得不穿比平日大一码的鞋，以减少脚趾变形带来的痛苦。

我轻轻捧起母亲的脚放在我腿上，她的脚趾甲和她的手指甲一样，弯弯的像个盖子似的，紧紧裹住了脚趾。我帮母亲剪掉一个脚趾甲，直至脚趾头重见天日。母亲脚上的温度通过我的手掌传递过来，暖暖的。那是一种多么熟悉的温度，是幼时倚在母亲怀抱中吮吸乳汁时熟悉的温度，是大哭大闹时母亲搂在怀里的温度。

已有多久没有这样和母亲这样亲密的接触，似乎只有小时候不谙人事的时候，再后来再也没有了如此亲密地肢体接触。从没有像电视剧电影中那些拥抱母亲的桥段，从没有和母亲手挽手地逛街溜达，似乎不习惯。只有偏头疼犯了的时候，会倚在母亲身边，她用老家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古老的针刺方法给我扎头，她那因为过度缺钙像脚趾甲一样弯弯的手指，有时会深深嵌进我的皮肤，让我在剧烈的偏头疼中感受她粗糙的手掌、弯弯的指甲引起的轻微的疼痛，我的偏头疼才会逐渐缓解。但始终没有想到，我们最亲密的肢体距离，竟是今天捧起她的脚，帮她剪脚趾甲。

一直以来她老是嫌我做不好饭，打扫不好卫生，于是我也懒着做，习惯了看她忙碌的样子，也习惯了有母亲在，每天下班回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从未帮她做过什么。

灯下，发现母亲的腿已弯曲，再不似记忆中那般笔直。“我的腿不灵活了，脚够不着了，剪不了脚趾甲了”母亲叹息着，捧着母亲的脚，看着弯弯的脚趾甲，从她的脚上一弯一弯地脱落，似乎脱落的是一弯又一弯的岁月。想着母亲也有青春灵动的岁月，也有衣裙飘飘亭亭玉立的时光。如今两条腿也已弯曲，还常常伴着疼痛。

自打记事起，母亲从未闲过。生活拮据，家事纷扰，母亲喂猪养鸡、和父亲一块讨要工钱、又因田地纠纷家里家外的奔走；我成年后，从未翻山越岭的她，为了我的终身大事，

竟陪我越过太行山走过浊漳河。之后又忙着为我带孩子，孩子生病住院，她忙里忙外通宵达旦彻夜守在床前，却怕我熬夜吃不消。

上了年纪，又义无反顾随我在煤矿兼备重组的大潮中，千里迢迢从山西最南部，走出雁门关来到了晋西北。背井离乡举目无亲没有固定的住所，四处迁徙，租房搬家，搬家租房，这一忙又是十年。煤炭市场起起落落，我也人至中年，不惑之年竟然生出许多困惑，又是母亲坚定地站在我身后，陪我走过飘摇岁月。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，她已年过六旬，语言不通，生活习惯迥异，又是如何适应这异乡生活。

自我呱呱落地，我们母女一场，多少年来，她在我身后已站成一颗参天大树，为我遮风挡雨。我始终不会相信，那棵参天大树有一天也会变老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她走路开始拖沓，像她急性子一样的步子正在一天天变缓。“腿疼，医生说是我的腿老化了”我没想到素来风风火火，那个在我心中就是整个天地的母亲也会变老。她脚上白色的死皮一点点地脱落在我手里，她整个的脚掌被我紧紧攥着，就如四十多年前那个刚出生哇哇啼哭的我，被母亲紧紧捧在手上一样。时间轮回，生命轮回，我从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。

父亲曾和我说：“我们以后老了，这个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你们就得管着，就不能再指望我们了。”我握着母亲的脚，抚摸着她脚后跟上那些像老树一样充满褶皱的皮肤，看着那些弯弯的已显疲惫的脚趾甲，不觉泪如雨下。